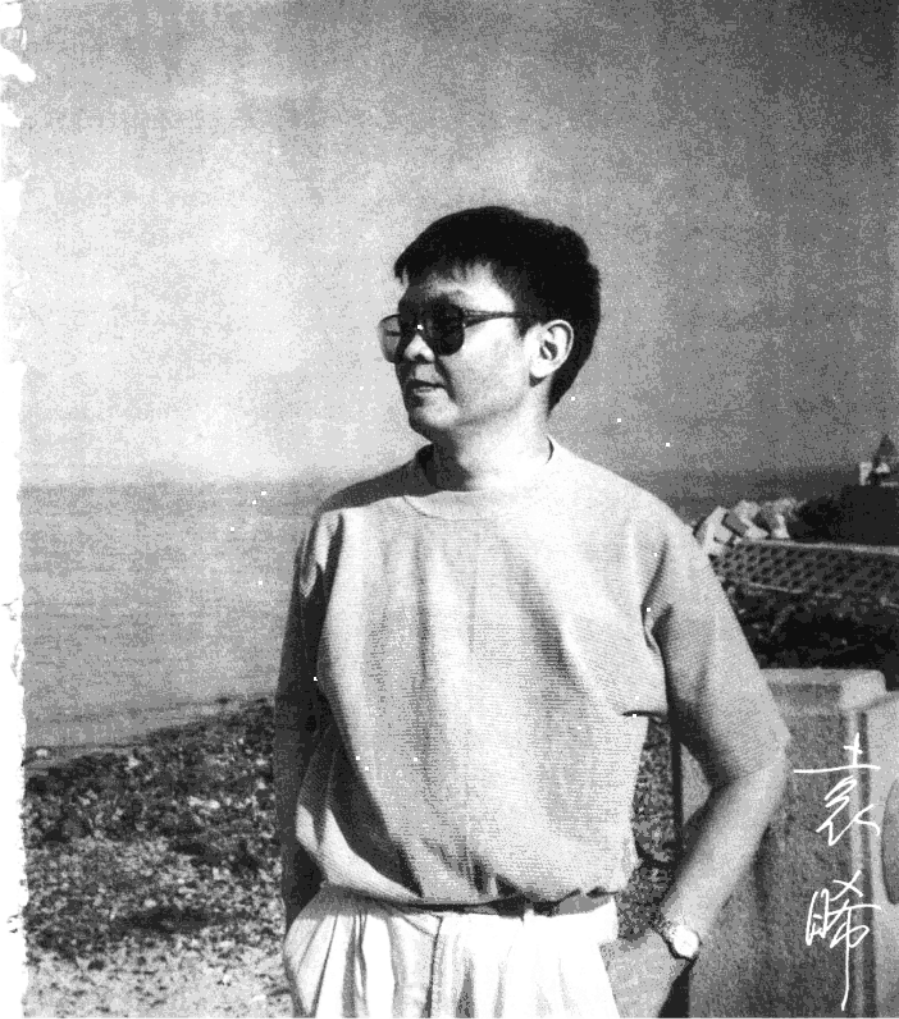


袁 晞

渐渐清晰的世界

◎ 大象漫步书系



袁晞

总序

李 辉

大象漫步于原野，有一种含义丰富的姿态：稳重而步履踏实，从容而神态悠闲。以“大象漫步”为这套书系命名，一方面与积极支持该套丛书出版的大象出版社名称吻合，另一方面更想努力体现出该书系在选择作者、涉猎题材诸方面的特色。各位作者，或极目天下，或细观内心；不同领域，不同文风，但体现出的历史眼光、人生态度和现实精神大致相同。

“大象漫步”书系每辑八至十种不等，所收作品每册主题将相对集中，每册字数在八万字左右。内容、体裁、风格相对自由，追求多样化，可包括随笔、书话、书信、自传、回忆录、译文等，根据作者的

不同特点和每部作品的专题而定。

在陆续推出老文人新作的同时，本书系将以更大的热情关注中青年作者的力作。新的作者，新的面目，以他们敏锐的思想和触角，以他们不同于前辈人的知识结构，常常会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希望如此。

1999年7月，北京

目 录

一场战争几部史

——几本西方人写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史	1
读一点“二战”史	11
重组的欧洲	14
加利论非洲边界	25
旧矛盾 新冲突	
——《铁托与南斯拉夫》：一本有	
现实意义的旧书	31
合作还是对抗	39
春天看“解冻”	45
塔希提：精神的家园	48

人生的魅力	52
基辛格·毛泽东·原子弹	56
苦难和希望的世界	62
两种国民性	68
往事已矣 永无回时	73
我知道一点蒙博托	79
面对巨变	83
新世纪的选择	90
追寻人类文明的足迹	97
真相	103
为独裁者画像	111
以邻为鉴	
——读《后明治维新——日本战后	
经济起飞纪实》随感	115
心灵的乐曲	120
西哈努克说世界领袖	124
憎恶战争	129
不可或缺的情节	133
亲历二十世纪	136
八十年前的事情	145
从《美国与中国》说费正清	149
不相同的树叶	154

先生的译作伴随着我	
——一个读者的感怀·····	162
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读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	
三本书·····	168
橡树倒了·····	173
谈吧,为了二十一世纪的人们	
——三位智者关于新世纪的对话·····	177
后记·····	183

一场战争几部史

——几本西方人写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0 周年的时候，回顾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的历史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不是搞这方面研究的，但对“二战”史独有所好，最近重读三本西方人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中译本，读出不少有意思的东西。

三本史书一本是英国人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本是法国人亨利·米歇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本是德国人库特·冯·蒂佩尔斯基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三位作者都是权威人士：哈特勋爵是记者出身的军事理论家、历史学家，曾任英国陆军大

臣的私人顾问，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剑桥史书”的特约撰稿人，《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专章就是他的手笔；米歇尔先生是历史学教授，国际著名的“二战”史家，曾先后担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国际编纂委员会秘书长和主席；蒂佩尔斯基希战前和战争期间曾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长和德军的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代理司令，在东西两线都打过仗，曾被列入纽伦堡审判的战犯名单，后因他1945年德国战败时是率部投降英军而被赦免，虽是赦免战犯，这位德国人仍觉得自己的军人生涯是“光荣历史”，写书时还不忘署上“退役步兵上将”的头衔儿。

都是“二战”史，篇幅也差不多（三个中译本都约60万~80万字），侧重点却不相同，哈特写的是综合性的战争通史，米歇尔写的偏重政治、经济、外交，德国将军写的可以说是军事史、作战史。英法两国主要在西线作战，这两国人写的史书大部分内容是西部战场，对东部重视不够。哈特把英军打得比较得意的北非战场大书特书，用的篇幅比苏德战场还多。纳粹德国两边发难，腹背受敌，东西都是战场，两边都是敌人，孰重孰轻自然搞得

清清楚楚，蒂佩尔斯基希对苏德战场着墨最多，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比较公正的。几本书太平洋战场写得都不多，中国的抗日战争更少描述。英国人和德国人写了几笔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游击队抗击日寇的斗争只字未提。米歇尔多考虑政治问题，也顾及到战后世界格局的演变，所以他的书专门有一节写“中国共产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根据地建设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三位作者都是西方人，历史观比较接近，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则有异有同，具体事件上更是各抒己见。英法两国是战时的盟国，哈特和米歇尔很多观点相同相近，但写到两国民族利益有矛盾的事情时，二人的说法就大相径庭了。德国是战败的另一方，说话的底气当然没有人家足，但德国人自有天生的傲气，蒂佩尔斯基希并不怎么服输认罪，书中时有为自己所属的国家和军队辩解之词。这位将军把纳粹德国发动战争的罪恶和后来战败的过失全算到希特勒账上，居然把德国军队蹂躏大半个欧洲的暴行归结为德军把向国家“贡献自己的全部知识和经验视为自己的义务”。

从慕尼黑事件到德军进攻波兰，在分析战争

爆发的原因时，哈特严厉批判了自己国家的姑息政策。他评述说，希特勒在打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主意时，德国政府和军队高层有不少反对派，还有人想趁希特勒入侵失败时推翻他，德军统帅部对发动战争也疑虑重重，而张伯伦政府“赞成容许德国向东扩张，从而转移对西方的危险”，从“祸水东引”的政策出发，英国和法国对德国一再姑息纵容，使之不断得手，外部的实际胜利也帮助希特勒压倒了国内的敌人。哈特说：“如果你容许谁把锅炉烧得气压超过危险点，那么不管引起怎样的爆炸，你都要承担实际责任。这一自然科学的真理同样适用于政治学，特别适用于国际事务的处理。”当德军以闪电战突袭波兰时，英法两国政府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最坏的时刻和最不利的条件下”（丘吉尔语）把英法投入了战争。哈特批评说，在这一时刻丘吉尔也头脑发热，一时冲动，“没有往日英国政治家特有的风度，出之于头脑冷静的判断”。蒂佩尔斯基希的见解也证实了哈特的分析，他写道：“英国人预先采取某种立场，这就剥夺了自己的外交行动自由。假如能更深思熟虑地行动，他们在波兰问题上是能迫使希特勒进行谈判的；如果没能这样做，那也可以用自己的政策

促使德国内部对希特勒的政策增长不满情绪，这种情况在捷克危机期间及稍晚些时候已经出现过。”这位德国将军不把法国放在眼里，把法国摆在与意大利等同的位置上，说“法国和意大利跟在较重要的同台演出者后面，扮演的差不多是跑龙套的角色”。

说到1940年德军在西线的胜利，三位作者都高度评价了古德里安将军指挥的装甲部队对阿登山脉实施的突袭，不过哈特认为是德国人抢先把包括他在内的英国军事理论家发明的空军协同坦克集团作战的战术运用到实战中；而蒂佩尔斯基希却说这一战术是他所在的德国陆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中悟出的真理，他说“只有德国人懂得，组建为数众多的快速兵团，并与经过适当装备和训练的空军协同实施战役突破，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只有德国人实际上这样做了”。蒂佩尔斯基希说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难130万人，不想再次遭到那样巨大的牺牲，因此在新的战争中打算只进行防御，直到盟军来支援打败敌人，基于这一思想而建造的马其诺防线“在物质和心理方面都对法国具有非常消极的意义”。米歇尔则把政府的不团结、国民的反战情绪视为法国战

败的主要原因。哈特和蒂佩尔斯基希都对两任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和魏刚大加贬斥,说这二人愚蠢、迟钝,一无是处。米歇尔对他的同胞有些同情,他说“甘末林行动起来是个蠢才,却是一位了不起的坐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甘末林打仗无能,战后确实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回忆文章。米歇尔认为甘末林的继任者魏刚有一些有作为的计划,只是因英国和比利时军队不配合而没能成功。哈特十分肯定敦刻尔克撤退,认为 33.8 万盟军(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英国远征军)撤出法国,为盟军重整旗鼓、保卫英国和四年后的反攻保存了力量。蒂佩尔斯基希也用赞许的口气说“在敦刻尔克的日子里,英国人令人信服地证明,在生死关头他们是多么能干”。米歇尔对这个丘吉尔称之为“在英国军事史中将永远是一个光辉的事例”不以为然,他说这“标志着一系列挫败的最后一幕”,“它使得英国人好歹保住了一支军队,尽管它几乎已没有什么武器了,这次海上撤退首先意味着法国军队将孤立无援地去对付敌人即将以可观的优势兵力发动的进攻”。他还说“盟军舍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采取,这是可以争议的”。在这一事件上,哈特和米歇尔有一点意见相同,他们都认为倘若

不是希特勒莫名其妙地命令德国陆军停止向海峡前进，盟军的撤退是不可能成功的。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突然袭击，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战争初期，苏联损失惨重，但是在苏联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下，苏联军民浴血奋战，终于遏制了德军的攻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保卫了自己的祖国。哈特和米歇尔在书中充分肯定了苏联军民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苏军统帅部以朱可夫为首的将领们卓越的军事才能，认为这是苏联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蒂佩尔斯基希不这样看，他说，德军总司令勃劳希奇和总参谋长哈德尔等高级将领认为“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消灭俄国武装力量”，他们认为达到这一目的最迅速、最可靠的途径是向莫斯科挺进。他们坚持的战略原则是：只能力争消灭敌人武装力量，而不是追求次要目标（不管这些目标看起来多么重要），因为夺取军事胜利后，一切反正都会属于胜利者。而希特勒却想首先在北面和南面夺取决定性胜利，既要在北面打下列宁格勒，又要在南面夺占“在他看来是决定性的重要经济区”，也还要从中路进攻莫斯科。蒂佩尔斯基希说，德军统帅部服从了“元首”，三路齐头并进，分散了兵力，导致了德军在列宁格

勒失败,在莫斯科溃退,在斯大林格勒被全歼。他认为德国内部的分歧和希特勒的战略失误是德军在苏德战场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本战争史都认为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诺曼底登陆是军事史上最成功的登陆战役。但三位作者都从战后西方世界的利益出发,在盟国第二战场的战略选择上持异议。三本书都叙述道,在美英苏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希望英国首先在南欧取得胜利,目的是进而北上中欧和东欧,把苏联的势力挡在东欧以外;而罗斯福和他的谋士们认为“只有法国战场才是决定胜负的”,只有这样才能直插德国心脏,用最少的时间结束欧洲战争;斯大林同意美国人的意见。因此会议决议把进攻法国诺曼底的“霸王作战计划”放在优先地位。同时三位作者从各自利益考虑,一致否定了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一道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主张,说这使西方盟国失去了与德国单独媾和的机会。他们认为这一主张和上述战略选择的错误“为共产党统治中欧打开了方便之门”(哈特语),使“苏联不仅控制了东欧和中欧,而且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中(特别是在中国、法国和意大利),它的目的是要取得政权”(米歇尔语);“罗斯福的悲剧性过错在

于,他走上了‘无条件投降’的邪路”,这是“难以解释的缺乏远见”,“才会造成目前这种局势(指战后欧洲),使全世界现在和以后相当长时间内都要受到损害”(蒂佩尔斯基希语)。

在总结这场战争时,三位欧洲人都悲哀地认为:战后的欧洲成了美苏两大国的势力范围,欧洲仍处在冷战的恐怖之中。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惊人地相似。哈特说,“虽然胜利了,但也粉碎了公众一直认为‘胜利’就是和平的幻想……胜利无非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米歇尔说,“谁也不敢预言,战胜国之间的协议以及支撑这种协议的像彩虹一般美丽而又嫩弱的国际机构能保证‘暴风雨已经过去’”;蒂佩尔斯基希说,虽然军事行动结束了,“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都没有结束,它已由‘热战’变成了‘冷战’,而‘热战’也还不时发生……仅这一事实就可证明,这些胜利者给世界带来的和平是多么渺茫”。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了半个世纪,关于这场战争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很多事件的是非曲直已有公论,也有些事件因为种种原因成了永久的历史之谜。假如希特勒不命令停止进攻敦刻尔克,假如德军全力打莫斯科,假如盟军主攻南欧

……真不知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而历史不能假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却远没有穷尽。

1995年5月